



泰坦尼克号奇案

广东队对黑森州队，广东队前锋吴群立带球突破过人。
元昌文摄



广东队对黑森州队，广东队倒地铲球。



主要人物

美国总统。

吉恩·西格拉姆。美国物理学家，“超越小组”成员。

梅尔·唐纳。美国物理学家，“超越小组”成员。

德克·皮特。美国国家水下海运局特种工程主任。

达纳·西格拉姆。美国国家水下海运局海洋考古学博士，吉恩·西格拉姆的妻子。

詹姆士·桑迪克尔。美国海运局局长。

西德·科普林。美国矿物学家。

沃伦·尼科尔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约瑟夫·肯珀尔。美国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

瑞安·普雷斯科特。美国国家水下海运局驻佛罗里达州坦珀飓风中心主任。

阿尔伯特·乔定诺。美国国家水下海洋局特种工程主任助理。

鲁地·冈恩。美国国家水下海运局工作人员。

奥马尔·伍德森。水下摄影师。

本·德鲁默。船员。

山姆·默克。船员。

亨利·芒克。船员。

× × × ×

乔治·安东诺夫。苏联总书记。

波利斯·斯洛雅克。苏海军情报部部长。

伏拉季米尔·波列沃依。克格勃国外秘密部部长。

华西里·蒂列维奇。苏元帅，保密局局长。

安德鲁·普雷夫洛夫。苏海军上校，苏海军情报部的处长。

巴维尔·马加宁。苏海军上尉，苏海军情报部工作人员。

伊万·巴罗特金。苏海军“米海尔·科尔柯夫”号船长。

× × × ×

约翰·比加洛。“大力神”号上低级官员。

乔舒亚·海斯·布鲁斯特。工程师。

序 曲

一九一二年四月

第一层甲板第三十三号卧舱中，有个人躺在窄窄的卧铺上，随着波浪摇晃颠簸。他汗涔涔的，神志昏昏，深深地陷入无边的恶梦中。这是个矮个子，身高不到五英尺二，一头稀疏的白发，一张普通的脸。唯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两道黑而蓬松的眉毛。他双手抱在胸上，手指神经质地颤动不已。他看来象五十多岁，皮肤的颜色与粗糙的程度同人行道的水泥地相差无几，双眼下皱纹深刻。然而他仅仅三十四岁，还有十天才过生日。

五个月来，体力上的折磨，思想上的痛苦，使他精疲力尽。在他醒来的时刻，他感到心绪茫然，没有时间观念，也离开了现实，他不得不随时提醒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行将发疯，虽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免不了要疯，而最糟糕的是他还知道自己要疯。

他不宁地睁着双眼，凝视着卧舱中天花板上一动不动的电扇，双手在脸上摸索，感觉到两周来长出的胡须。他不必看就知道自己的衣服上满是泥土，皱褶巴巴和被汗水浸渍。他早就应该在上船后洗个澡，换身衣服。但是他却直接上了卧铺。差不多三天了，时睡时醒，恶梦频仍。

这是星期天晚上，星期三早晨船才能在纽约码头靠岸，还要五十多个小时。

他想告诉自己现在已经安全了。事实上这项牺牲了那么多生命的报酬确实已牢牢在握，但是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成百次地摸着内衣口袋里的那团东西。放心的是钥匙还在。他用手擦着发亮的前额，再次闭上眼睛。

他不知道昏睡了多久。有什么东西震醒了他。声音不大，震动也并不厉害，好象是睡垫颤动了一下，在右舷他的卧舱底下远远的什么地方，有一种奇怪的摩擦声。他僵直地坐起来，挪下双脚。过了几分钟，他意识到一种不平常的、凝滞的平静。迷茫中，他明白了，轮机不转了。他坐在那里听着，只有过道上服务员轻轻地开着玩笑，隔壁舱室中隐约地响着谈话声。

他感到周身悚然不安。别的旅客可能对这种突然的停航不放在心上，又迅速地进入了梦乡。可是他，因为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各种官能对外部的一切感觉都过度地紧张。三天来他把自己关在舱里，不吃不喝，五个月来的恐怖生活在重现，对他迅速衰竭的心力，只是给神经错乱的火上加油。

他开开门，晃晃悠悠地走下过道来到大梯口。人们从休息室走向卧室，一边走一边大笑着、谈论着。他看着挂在楼梯半腰梯口上的那口华丽的铜钟，它两侧浅刻着浮雕人像，镀金的针指着十一点五十一分。

一个服务员站在楼梯下华丽的立柱灯旁，轻蔑地注视着他。显然，他看着这么一个衣衫褴褛的旅客漫步在头等舱里有点生气，此时，那些在贵重的东方地毯上踱步的客人都穿着考究的夜礼服呢。

“轮机……不转了。”他沙哑地说。

“先生，可能是在作些小的调整，”服务员回答，“这是一艘新船，又是她的处女航，必然有些机器上的毛病要解

决。不用担心，她是沉不掉的。”

“如果是用钢铁造的，还是会沉的。”他揉着充血的眼睛，“我还是到外面去看看。”

服务员摇摇头：“我劝你不要去，外头冷得要命。”

这位穿着满是皱褶衣服的客人耸耸肩。他习惯于寒冷。他转过来爬上一段梯子，穿过通向右舷甲板的门。他打着寒噤，象被无数根针扎着。在温暖的卧舱中躺了三天之后，他被华氏三十五度的寒冷猛烈地袭击着。一丝风也没有，只有刺骨的、凝滞的寒冷，象一个冰凉的罩子挂在无云的天上。

他走向栏杆，翻起衣领。他倾着身子，只看到黑色的海，静得象公园里的一泓池水。然后他又向前后看看，从头等舱吸烟室顶上到操舵室官员舱的前半部分的整个甲板，都阒无一人。只有四个黄黑色大烟筒的前三个烟筒里青烟懒懒地上升。从休息室和阅览室里的窗子透出来的灯光，说明还有人类的生命存在。

巨轮慢慢地停下来，静静地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星空下。这时，船边的白色泡沫渐渐消失，变成黑色。船上的事务官走出官员舱，凝视着船外。

“我们为什么停下来？”

“我们碰撞了什么东西。”事务官没有转身，回答着。

“严重吗？”

“不会的，先生！如果有什么渗漏，水泵能对付。”

突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啸。从八个排气管中喷出的气体，象一百辆丹佛和里奥格朗德机车在隧道里同时迸发出的轰鸣声。即使他用双手捂着耳朵，也能知道原因。他曾经

长期在机器旁工作，他知道这是船上空转的轮机里过多的蒸气正在通过旁通阀门迸发出来。这一声吓人的咆哮使他再也不能同事务官说话了。这时，乘客回转身去，看见其他船员也出现在甲板上。他看到他们开始脱下救生艇罩，拉开吊艇架上的绳索，一种极度的恐惧袭上心头。

他站在那里将近一个小时，从排气管道发出的响声，在深夜慢慢地消失。他紧抓着栏杆扶手，不知道寒冷，直呆呆地望着一群群旅客在一种惊讶而无声的混乱中开始在甲板上徘徊。

船上的一名低级官员走过来。他年青，才廿岁出头，有着英国人典型的乳白色的脸庞和典型的能宽容一切的表情。他走到栏杆边的客人身旁，轻轻地拍着他的肩。

“请原谅，先生。你应该穿上救生衣。”

这个人慢慢地转过身来注视着：“我们要沉了，是不是？”他嗓音嘶哑地问道。

官员犹豫了一会，然后点点头说：“水进得太快，抽水机跟不上。”

“我们还能有多久？”

“难说。如果海水不接触锅炉，可能还有一个小时。”

“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船靠近。我们撞着了什么？”

“漂来的冰山撞穿了船壳。真是倒了大霉。”

客人紧攥着年青官员的手臂，捏得年青人直往后缩。

“我必须到货舱去。”

“先生，去不了。海水在第六层甲板的邮件舱里泛滥，行李已在舱里浮起来了。”

“你必须领我到那里去。”

官员想把胳膊挣脱出来，但是那只胳膊好象被一把老虎钳夹着一样。“不行！给我的命令是去看看右舷的救生艇。”

“别人可以去安排艇。”旅客闷声闷气地说。“你得给我领路，到货舱去。”

就在这时，官员看到了两件令人不愉快的事。第一，旅客扭歪的脸上一脸狂怒；第二，枪口紧顶着他的生殖器。

“听我的！”这个人吼起来，“要是你还想传宗接代的话。”

官员默默地注视着枪，然后向上看看。他心中突然害怕起来，无意争辩和抵抗。一双血红的眼睛正对着他，闪闪发光，这是由于内心深处的狂乱而燃烧的火焰。

“我只能试试。”

“那就试试！”旅客吼着。“不许耍花招！我跟在你身后。想要干什么蠢事，我就把你的脊椎骨射成两段。”

他谨慎地把枪塞进上衣口袋，使枪管轻轻顶往官员的脊背。他们毫不困难地穿过甲板上乱跑着、转来转去的人群。此时这艘船已经变样了。没有笑声和欢乐，没有等级的区别，富人和穷人被共同的恐惧联在一起。只有服务员微笑着，在分发白色的救生衣时小声地说着话。

遇难信号火箭升入天空，越来越小，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消失，那闪灼的火花也只有遭到厄运的船上的人才看得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令人肠断的告别，轻轻把妇女和孩子们扶上救生艇的男人们强装希望的眼神。这种悲惨的情景，随着船上的八人乐队集合到甲板而更加使人不忍目睹，他们手中的乐器和身上苍白的救生衣是那样的不协调。他们开始吹奏欧文·柏林的亚历山大之拉格泰姆乐（译注——

种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乐)。

这名船上官员，被手枪戳着，顶着那些正蜂拥爬上救生艇的人潮，走下大梯。船舷倾斜角越来越明显。走下楼梯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失去平衡。在第二层甲板，他们进了电梯降至第四层甲板。

年青的官员转过头看着这个人。就在这必死的关头，无疑，那人的奇怪念头仍紧紧地缠着他毫不松劲。他的嘴唇紧紧往后收着，盖着门牙，两眼呆滞无神，漫无目的。这个客人向上望去，看见官员在注视着他。两双眼睛久久地交织在一起。

“不要担心……”

“我叫比加洛，先生！”

“比加洛，不要担心。船沉前你可以办好。”

“你要的货是在货舱的哪一段？”

“在第七层甲板第一号货舱贵重物品保险柜里。”

“第七层甲板现在肯定是在水下。”

“我们只有到了那里才能知道，是吗？”客人在电梯门打开时，动了动上衣口袋中的手枪。他们走出来，在人群中挤出条路来。

比加洛扯掉他的救生带，从通往第五层甲板的盘梯上跑下去。他停下来向下望，看见海水向上漫着，无情地一寸一寸地淹没了梯级。一些电灯还在碧绿冰凉的水下亮着，发出鬼怪的光亮。

“没办法了，你自己看看。”

“还有别的路吗？”

“那些密封门在船碰撞后一定都关上了。我们可以下救

生梯去试试。”

“那就去吧。”

他们沿着曲曲弯弯的窄道，迅速穿过好象没有尽头的迂回曲折的钢铁过道和有梯子的风洞。比加洛停下来，打开一个圆形小舱盖，从打开的窄缝里窥视。奇怪的是，水在货舱甲板上只有两英尺深。

“没希望，淹掉了。”他撒谎道。

客人粗暴地推开官员，自己看着。

“我要办的事完全能办到。”他慢慢地说。他晃了晃手枪，对着舱口：“进去！”

两人蹚着水向保管库走去的时候，货舱顶上的电灯依然亮着，暗淡的光线映在一部巨型的雷诺牌城市汽车的黄铜上，在甲板上反射出一块块亮光。

两个人跌跌绊绊地走着，好几次摔在冰冷的海水中冷，得周身发麻。他们象醉汉一样蹒跚前进，终于来到了保险柜前。这是在货舱中央的一个柜子，长宽高都是八英尺；它坚实的四壁全是贝尔法斯特制造的十二英寸厚的钢板。

旅客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插进锁孔中，锁虽然是新的、很结实，但锁栓最后还是“咔嚓”一声打开了。他推开沉重的门，进入保险柜，然后转过身来，第一次笑着说：“谢谢你的帮忙，比加洛，你最好赶快上去，你还有时间。”

比加洛迷惑不解：“你要留下？”

“是的，我要留下，我害死了八个真正的好人。因此，我不能活着。”他说得很直率，语气坚定。“全都了结了，完了，一切的一切。”



比加洛还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

客人理解地点点头，开始拉门，把自己关在里头。

“为了索斯比，感谢上帝。”他说。

接着他消失了，吞没在保险柜的黑暗中。

× × × ×

比加洛幸存下来。

他比涌上来的水跑得快些。到了甲板上，他跳下去，只差几秒钟船就急沉入海了。

当这艘巨轮大部分沉没之际，她那缀有白星的红色三角旗在死寂的黑夜中无精打采地悬挂在后桅顶端，它一接触水面便突然飘散开来，好象是向一千五百名飘浮而逝或沉沦于水下鬼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致以最后的敬意。

比加洛被人的盲目本能所控制，他游过去，抓住了溜过身边的三角旗。在他思想还没能够集中的时候，在他还没明白这种蛮干的行动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被拉下海去。然而他仍傻傻地毫不放松地抓住它。离水面将近二十英尺深了，三角旗索扣终于脱离了旗索，旗子为他所有。这时他才奋然穿过黑色海水向上浮着。时间对他说来似乎象过了一辈子一样地漫长。他破水而出，又进入黑夜的空气中，幸亏沉船的吸力没有把他带走。

华氏二十八度的海水几乎把他冻死。如果他在冷水里再浸十分钟，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里就会平添一个受难者。

一根绳子救了他。他一只手正好掠过一根系在船底朝天的艇上的绳子，他抓住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他拖着将近冻僵的身子爬上船，和船上另外三十个人共同忍受着寒冷麻木的痛楚。四个小时之后，他们被另一艘船救起。

在那些劫后余生的心上将永远萦回着死难的千百人悲哀的哭泣；但是当比加洛紧扣着底朝天的救生艇时，他脑海中却是另一种回忆：那个永远封在船上保险柜中的怪客。

他是谁？

他声称他害死的那八个人是谁？

保险柜里有什么秘密？

这些问题在比加洛余生的七十六年里始终纠缠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一部

“西西里工程”

一九八七年七月

(1)

总统在他的转椅中转着，双手托着后脑勺，茫然地盯着椭圆形办公室的窗外，诅咒着他的命运。他憎恨他的工作，他从没想到，他怎么会有这种情绪。他还知道就在某个时刻已经失去对工作的兴趣。他明白，这种袭上心头的情绪就在那个早上委实使他不愿起床，这常常是第一个兆头，是一天中令人忧心忡忡的开端了。

自就职以来，他多次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要如此努力争夺，如此渴望这个该死的、费力不讨好的职务。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高昂。在他的政治路途上，留下来朋友们的尸骨和一次破裂的婚姻。而且，当他发现财政部的丑闻、南美的战事、航空公司全国范围的罢工、以及那个对任何掌权白宫的人从不信任的敌对议会搅得他刚上台的政府动荡不宁时，他很快就违背了就职时的誓言。他特别诅咒议会。议员们曾经无视他的两次否决。等着他的没有什么好消息。

感谢上帝，他可以不听那些说他将再次竞选的流言蜚语了。他是如何获得连任的，他仍然迷惑不解。他已经打破了希望获得成功的候选人必须遵守的政治上的一切清规戒律。他不仅是一个离了婚的人，而且是一个不去礼拜堂的教徒。

他在公众中抽雪茄，还蓄着把大胡子。他竞选时根本不理睬他的对手，他还用那种强硬的演讲击中选民的要害，而选民们正喜欢这个劲头。当一般的美国人极其厌恶那些在电视摄像机面前微笑和献媚、说尽了甜言蜜语的候选人的时候，即他们作出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演讲，连新闻记者都没法在那些词语中找到某些含意而捞点什么的时候，他恰逢其时地在这个时候出现。

还有十八个月了，只有十八个月，他的第二次任期就要结束了。正是这种想法支持他干下去。他的前任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长职位。艾森豪威尔引退到他的葛底斯堡的农场。而约翰逊则回到他得克萨斯的牧场。总统自己微笑着。没有一位局外的老政客再拿他进行赌博。他的打算是自我退隐到南太平洋上的一艘四十英尺长的双桅船上。在那里，他将忘掉一切搅乱世界局势的危机；并同时啜饮着美酒，欣赏着那些在他眼前漫步，长着狮子鼻头和阔大胸脯的当地女人。他闭上眼睛。当他的副官轻轻把门打开清理嗓门的时候，他这才将视力的焦点集中起来。

“请原谅，总统先生，西格拉姆先生和唐纳先生在等着。”

总统朝桌子一边转过身来，双手梳理着他那把把厚厚的银灰色头发。“叫他们进来吧！”

他笑容可掬。吉恩·西格拉姆和梅尔·唐纳获得在任何时候，不论白天或晚上，都有立即晋见总统的权利。他们是“超越（meta）小组”的总监，该小组由一群科学家组成，负责研究极为秘密的工程——一些前所未闻的工程——试图将当代工艺跳越二十至三十年。

“超越（meta）小组”是总统自己煞费苦心的产物。

他在就任第一年中就已经作了构想，默许使用一笔不加限制的秘密基金，亲自选拔一小批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人组成小组的核心。他对此极为骄傲。甚至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他总是梦想支持一个班子，这个班子能将技术和才能贡献于难以实现的计划，哪怕这些不可思议的计划只有百万分之一成功的希望。事实上，“超越（meta）小组”在成立五年之后，仍然一无所获，但他的思想并没有丝毫的不安。

没有握手，没有寒暄，西格拉姆拉开一个磨旧的公事皮包，抽出一个装满了从空中拍摄的照片的夹子。他把照片摊在总统的桌子上，指着透明图上标好了几处被圈出来的地区。

“这是俄国大陆北方的新地岛上端的山区。我们卫星上的传感器所得的一切迹象说明，这个地区存在一点可能性。”

“真讨厌！”总统轻轻地咕哝着。“我们每一次发现这类东西的时候，它们总是座落在苏联或者另外一些碰不得的地方。”他细细地审视了图片，然后眼睛转向唐纳。“地球之大，肯定还有别的地方有指望！”

唐纳摇摇头。“对不起，总统先生，自从一九二〇年亚历山大·比斯利发现铀矿以来，地理学家一直在探查这种矿。就我们所知，他们并无所获。”

“它的射线极强，”西格拉姆说，“它很久就在陆地上消失，再也没有发现可以追踪到的数量。我们收集到的这种极少量的元素，是从小小的、人造的准备粒子中获得的。”

“你们不能用人工方法获得吗？”总统问。

“不行，先生！”西格拉姆回答。“我们用高能加速器

设法生产的存在最为长久的粒子不到两分钟就衰减了。”

总统靠在椅背上，注视着西格拉姆：“你们需要多少才能完成你们的计划？”

西格拉姆看看唐纳，然后看着总统说：“你当然了解，总统先生，我们仍然处于设想阶段。”

“你们需要多少？”总统重复说。

“我的看法是大约八盎司。”

“我明白了。”

“这只是对这一设想进行充分试验的需要量。”唐纳补充道。“在全国边境上建立起战略设施，要使它们的装备充分具有作战的用途，还需要另外二百盎司。”

总统跌坐在椅子上。“我想我们还是放弃它继续干别的吧。”

西格拉姆个子瘦长，说话安祥、彬彬有礼，除了那个大而扁平的鼻子外，他可以称为没有胡子的阿布·林肯。

唐纳恰恰与西格拉姆相反，他个子矮小，宽肩膀，似乎横直都是一样。麦黄色的头发，忧郁的眼睛，脸上好象老是在出汗。他一开口讲话就象开了机关枪：“‘西西里工程’接近实现，不能废弃！我强烈希望我们能把这一工程向前推进。我们会碰到一个接一个的困难，但是如果成功……阁下，成果将是巨大的。”

“我倾听你们的建议。”总统平静地说。

西格拉姆深深吸了口气，插话进来：“第一，我们请你批准建造必需的设施；第二，批准所需的资金；第三，请国家水下海运局作支援。”

总统怀疑地看着西格拉姆：“我能理解前两项要求，但